



散文特写选





龍文特寫選





延河文学丛书

散文特写选

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编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六〇年·西安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09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7 $\frac{3}{4}$ 印张 · 插页3 159,408字

1960年4月第1版 ·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3,500 定价: (6)八角二分

统一书号: 10147·102

統一書號：10.147·10

定 價：(6)八角二分

目 次

山中海路.....	华 山 (1)
高原·风雪·青春.....	王宗元 (25)
在风雪边境的路上.....	碧 野 (43)
满眼春色的草原	〔鄂族〕瑪拉沁夫 (54)
在崑崙山中.....	周叶萍 (70)
春雪.....	藍 荔 (92)
飞驰前进.....	王守勤 (101)
誰是标兵.....	譚 焱 (119)
雨夜.....	柳 青 (127)
党的儿子.....	李若冰 (133)
农場紅花.....	叔寬浮 (147)
郝連长.....	朱 定 (166)
花儿媽.....	王生焯 (177)
鄰居瑣事.....	柳 青 (188)
春雷响了.....	陈松影 (196)
公社記事.....	陈松影 (208)

海燕.....聞 捷 (221)

入朝第一天.....亢 辰 (240)

山中海路

華 1 山

我們祖國有許多偉大的山脈；你打開地圖，它幾乎占了國土一半，直達世界屋頂。祁連山在那氣勢磅礴的青藏大高原和蒙古大戈壁之間，看起來不過這末一點子。可是一到眼前；那聳入藍天的積雪的頂峯，那勢如懸河的冰川的岩石，眼看着就要崩塌下來似的。再往下，綠的是高山草場，青的是原始森林，然後又是草場——一座山橫着幾個季節。你翻過烏鞘嶺，進入河西走廊，在遼闊肥沃的走廊平原上向西奔馳一千二百公里，祁連山總是在眼前頂着變幻無窮的連峯積雪。只有山腳下可以看到雪水灌溉的田野。一旦走進山里，連開墾的痕迹也看不到了。你爬到山頂，周圍便是雪山的大海；你降到深谷，眼前又是綠色的草原盆地。在深山找礦的人，常常走十幾天也看不到一群羊、一個牧民，甚至想看看戈壁灘的風砂也沒有了。偶爾碰上一群野牛，幾只黃羊，也感到說不出的親切。有時黃羊還跑到你的帳篷附近跳舞。有一次，一群野馬遠遠地朝他們飛跑過來，活象草原上起了一陣黃色的波浪，轉眼間來到帳篷附近，圍成半圈，突然站住，朝他們歪起頭來看看，又一陣風跑

掉了。眼看着就要湮沒在草原深处，又一陣风跑了回来，围着他們看。

这样的地方，就象地質工程师彦繼学說的，如果走到天黑还碰不上一个牧民，不說打手电棒，就是探照灯也照不出一条路来。

……他們又在黑夜摸索起来了。

对于找矿的人，最苦恼的，还不是找不到矿，就怕矿沒找到而找矿的季节又要完了。当时普查大队就是这样。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八月下旬，四个分队在山里跑了四个多月，一个矿床也沒有找到。可是过了九月，祁連山里就是大雪封山的秋天，高山路断，人不能呆。管理人員已经开始筹划“撤消費”。这就是說，这一年的野外工作算白搭了。一切都要到明年夏天重新开始。那么大的一个西北，竟然找不出一个鉄矿，真不象話。“那怕找个一千万吨的呢。”地質部这样要求。以后，“能找到五百万吨的也好。”西北地質局非常着急，把总工程师派到队上来了解情况。彦繼学也从上海赶回来了。他是普查大队的副队长，刚刚回到队里，就碰上这个局面，情緒更加恶劣，非要亲自进山不可。

“我們的工程师啊，”管理人員說，“說得好听点，是信心十足，說得不好听点，是只听楼梯响，不見人下来。”

“你怕养孩子，就不討老婆啦？”彦繼学說。“要是沒信心，你从矿上走过去也看不出来。”他也不帶帐篷，也不帶粮食，和两个警卫員坐上汽車，就走。

从沟口进山，打听得沒有岔路，坐上一截汽車，再步行十来

个鐘头，就有四家藏民。那是高山上的夏季草場，江东平分队就在那里活动。可是一到山里，不是草原，就是乱石滩，没有路径可循。走到十点多鐘，天都黑下来了，雪山只剩下黯淡的光輝，还是看不到一缕炊烟，一頂帐篷。微弱的星光在蒼茫的夜空瑟縮着。

祁連山的夏天，中午可以脫光衣服，到漂着冰块的大川里洗澡，可是天一煞黑就得穿上皮大衣。越走，越冷。这一宿怎么过呢？

迎着淒厉的山风，两个警卫員在草原上学起狗吠来。

远远飘来了真正的狗吠声。

要是你知道，在六亿人口的犬国里，占了土地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只有三千六百万人，你就知道这吠声是多么温暖人心了。

有狗，就有牧人。三个人高兴得餓也忘了，冻也忘了，又是呼唤，又是朝天打着手电棒，就象海船在霧里发出呼救的信号。只是朝着狗吠的声音走去。

迎面来了几个藏民，把他們引到村里。

这是藏族牧民的村子，总共四家人，或者說，四个用牦牛的黑毛編織成的透亮的帐篷。听說是找矿的，馬上給他們騰出一个寬敞的帐篷，鋪上毛毡垫子。一面把帐篷当中的灶火燒旺，給他們煮奶茶，做羊肉湯面，象所有好客的藏民对待过路的汉族干部那样，睡了的也重新爬起来跑过来招呼。

“彦工程师来了嗎？”一个藏民掀开門帘，用汉语打問着客人。

“这不是！”警卫员說。彦繼学举起洋蜡，看見門口站着一个花白胡子的牧人，久經风霜的紅脸膛閃动着一双深陷的眼睛。他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見過面。

“啊，我們的工程师来了！”陌生的人深深透出一口气，湊到跟前，故友重逢似的。彦繼学迎着焕发的目光，忍不住掉下泪来。

二

这里有一个故事。

彦繼学第一次进祁連山工作，是一九五四年秋天，搞地質的总共有四个人。“这么大的一个祁連山，就来这几个人啊！”当地的中共党委书记說。山里既沒有地形图，也沒有路，祖祖輩輩生活在祁連山下的牧民，也是少有进过深山的。党委唯一可以帮忙的事情，就是把牧区各个兄弟民族的头人請来，和他談談。

晚上，来了好些王爺、千戶、副千戶、百戶、活佛，有裕固族的，藏族的，蒙族的。这些头人，好些都到內地参观过。听說他是北京来的，特別亲切，几句话就談到一起了。

“你到过上海嗎？”

“到过啊！上海的汽車，比牦牛还多。”

“你知道，汽車是什么做的？”

“鉄啊。”

“鉄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开矿啊。鞍山、大冶，我都到过。炼钢厂真好啊……我們这里有矿吗？”

“我就是找矿来的。”

“嗨！”——会议室里一阵惊歎，周围顿时目光炯炯，人头攒动，空气活跃起来：

“矿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
“怎样找矿？”

.....

彦繼学从口袋里掏出許多矿石来，一块块放到桌子上，都被人們抢到手裡，玩賞起来。他們看了又掂，掂了又看。这个說，这石头，我哪年在哪里放羊，看見过；那个說，我哪年路过哪里，看見过。到过鞍山的人，对鉄矿兴趣最浓：“这些石头，祁連山里有的是。从前都看重金子、銀子，現在国家可看重黑石头。都是宝贝啊！”

“你們不怕我来盗宝嗎？”

“祁連山不是小石头，裝在口袋里是帶不走的。毛主席跟我們說过了，有矿，就給咱們这里盖工厂。”

“要是找到一个鉄矿山，鞍鋼不就搬到我們祁連山来了？”

“火車进了祁連山，牧民就幸福了。”

裕固族的县长布什安，一个人坐在灯前，也不說，也不笑，手裡只是拿着兩块銅矿石，一块紅閃閃的，一块綠瑩瑩的。终于走到彦工程师跟前。

“这石头，”他說，“我在‘烏鴉咀’見過。那山叫做青銅山。烏鴉咀就是山頂上的一个山豁口，在雪帽底下。二十几

年以前，有一次我打那里路过，只見冰川底下，尽是这种紅紅綠綠的石头，远远看去，青銅山的岩石，也有紅的，（自然銅？）也有綠的，（氧化了？）山上还常常响雷，打閃。”（銅是导电体！）

彦繼学一面听，一面想。越听越兴奋，就要馬上去看。

“不行。”布什安說，“现在大雪已經封山，不能去。要等到明年夏窩子綠了，才能走人。”“夏窩子”就是高山牧場，五月才鮮冻，六月才吐嫩芽。

彦繼学，天生一个急性子，屋子里总是坐不住。山里的夏天又是这样迷人，遍地的酥油草厚敦敦平展展的，散布着一片片星星点点的小野花：水紅色的、淡紫色的、黃的、白的、藍的……河谷盆地如同一整块嫩綠色的花地毯。草原上的旱獭，在地洞里也呆不住了，伸出头来，从这个小洞跑到那个小洞，享受着中午溫暖如春的阳光。找矿的人怎么能辜負大好时光呢？“外国人笑話我們，”彦繼学对伙伴們說，“說中国沒有銅，西北沒有鉄。我們偏要找出它来。”十几个人僱上十几匹馬，七八个牦牛馱子，就一面走，一面打听道路。

草原上，羊群如同銀河的星星，到处都是炊烟 裊裊的帐篷，各个部落的牧人，都集中到夏窩子来了，可是誰也不知青銅山在哪里。正发愁，布什安迎面来了。

他騎着一匹火紅的烈馬，穿一領褪色的醬紫色藏袍，和上次見面时的节日盛裝完全兩样。听說要去青銅山，很高兴，要給他們帶路。可是，他已經在牧区工作了两个月，剛回来；五十八岁的人，簡直不忍心让他再跑一趟。布什安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爬山，我就年轻了。这条路，除了我，誰也不会知道的。几十年来，就是我走过一次。”

这一带的祁連山，从山根到山頂，都在一千公尺以上。过了森林，山势就陡直起来，特别是积雪的山峰，更是陡峭尖削，盖着万年古雪。亏得祁連山的馬，会爬山，人下不去的陡崖，它后蹄併住前蹄，一出溜，就慢慢地滑下去了。上山下山都不下馬。可是雪山一座高似一座，又是森林，又是泥沼，又是乱岩，走到第三天，十几匹馬就没有不摔跤的。特别是彦繼学这个南方人，到西北才兩年，怕祁連山的馬性子烈，騎不住，特意挑了一匹牧民叫做“乖馬”的老实馬。这馬乖倒很乖，可是老了。“路遙知馬力”，一爬山才知失算，一路上摔了二十几跤。衣服被荆棘岩角挂个稀烂。到了青銅山上，天已黑了。

冰川冲积成的乱石堆，橫在雪綫底下。他們卸下紅牛馱子，在雪山跟前搭起帐篷，把石头磊成平台，鋪上雨布、皮褥子，睡在上面。听雪水在石头底下流着，說不出的高兴。天一亮，就到烏鴉咀去。

烏鴉咀是紧挨着雪綫的小山谷，冰川的雪水，从山豁口傾泄下来，形成一道瀑布。他們爬下悬崖，跑到瀑布跟前，水底下的岩石果然是紅閃閃，綠瑩瑩的，好看极了。

“是不是矿？”布什安激动地問着。

“是啊。”彦繼学說，“多好的地方！来，先給你照个相。”他这样的高兴，这里找个镜头，那里摆个姿势，拿上照相机就摆弄不完。布什安忍不住又問：“到底是不是銅矿？”

“布什安县长，我不能騙你。”彥繼学緩緩地說，“这不是銅矿，这是超基性岩。”

布什安的脸色刷的阴沉下来。

“彥工程师，我对不起你，叫你苦了好几天。”

“你不要难过。如果报一个矿，是一个矿，还要我們搞地質的做什么？报十个能找到一个，就了不起了。你这样大的年紀，都不怕累，我还怕嗎？你們发现什么矿，只管說，就是找不到，我們也是万分感激的。”

布什安抓住彥繼学的手，好半天才說出一句話：

“你真是我們的工程师啊！”

三

随着牧民的踪迹，彥繼学的名字在牧区流傳开了。

这个花白胡子的老牧人，叫做扎喜，刚从城里买藥回来，半夜才到家。听说彥工程师来了，也顧不上給妻子煨藥，就跑过来。他說：

“我报个矿，行嗎？”

“什么矿？”

“沟里有一种石头，又黑，又硬，又重。和一般石头不一样。”

彥繼学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铁矿石来。

“是不是这样的？”

扎喜拿到手里，凑到洋蜡跟前。“好象是。”他撫摸着胡子，緩緩地說：“年代久了。十二年前，来过一位找矿的先

生，五十来岁年纪，十来个兵相跟着，要我带路。那时候，不去行吗？那些兵，一来，就杀羊，要马，要牦牛，在老人面前也没有学会恭敬。只有那位先生，没打过我，还会说几句人话。唔，那天走到沟里，我捡起一块黑石头，是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，在这一带山上，这种石头有的是。我说：“赵先生，这石头，怎么这样重啊？”他在马上接过石头，拿在手里看了看，说：“好象是铁矿。”说罢就扔了。那时候，找矿的人，跟现在不同，在马上用手一指：“向导，把那块石头拿来……不是，那一块……不对，那一块！”过了几天，山里也不去了。光叫我们牧民，赶上毛牛，拿上口袋，给他们上山捡石头：“挑那奇奇怪怪的，不平常的。”我们牧民，人在山里，心在家里，晚上驮回石头来，只见媳妇、娃娃守着羊儿哭。人家把你的羊杀了，在你的锅里煮，在你的帐篷里吃，不给钱，还说不卫生，膻气。唉，那时候，还报矿！人家不来，就是幸福了。

“那赵先生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彦继学说。

“他没说，我也没问。问他做什么呢？”扎喜说。一声深沉的叹息，声音更缓慢了。“在这世界上，有的人，你没见过，祖祖辈辈也忘不了他；有的人，你不愿意想起他。他却咬住你的心，叫你眼睛淌血……啊，那位赵先生，你认识？”

“不……只是听说过。”彦继学低下头来，拿起纸烟，一递给牧民们。

“天不早了。休息吧，”扎喜点燃了烟，站了起来。彦继学突然感到，老牧人多么高大，魁梧！

整个晚上，彦繼学躺在牧人的羊毛被窝里，沒有睡着。满怀心事如同瀑布冲击着河谷的漩涡。江东平分队还没有看到，铁矿的线索倒有了。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可是这激动心弦的线索，又勾起了多少痛苦的往事啊。他努力忘掉一切，把思路集中到明天的工作上。可是一想到“又黑又硬又重”的石头，一个小老头的影子又浮现出来。

赵先生，除了自己当年的教授和老上司，还会是谁！从一九四一年考进大学地质系开始，他在赵先生跟前学了七年，听他讲课，跟他实习，给他当助手，跑野外。今天多少有点找矿的本钱，回想起来还是衷心感激。可是赵先生做的野外笔记，竟然一次也没有让他看过。作为一个学生和助手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么一句话：

“老彦，老彦，到那里打块石头。”先生用手这么一指，的确是令人深思的。“赵先生，这不是断层吗？”“嘿，我还没看出来，你就看出来了？”赵先生常常这样说：“学地质要多跑，多看，多想，多问。”可是临到你百思不解，要问个水落石出的时候，他又慨叹起来：

“经验啊！经验啊！”话到嘴边又停住了。照他的说法，培养地质人材“是小手工业，不是炼钢，不能一炉一炉的干。真才实学都是点滴领会来的。”直到他写成了学术论文，寄到外国，发表了，又寄回国内，彦繼学这才了解，为什么当时要打那些石头。

回想当时那莫测高深的样子，自己也曾激起一番雄心，非弄出点名堂不可。结婚的日子推迟了，未婚妻的大衣和订婚戒